

摧毁海底魔窟



许延风 于玉珍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摧毁海底



许延风 于玉珍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春芳

装帧设计:安 璐

责任印制:郭淑杰

摧毁海底魔窟

Cuihui Haidi Moku

许延凤 于玉珍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1/32·印张 5.625·插页 2·字数 113 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17-1037-4/I·1019

定价:49.20元(全6册) 本册定价:8.20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绥化市中兴东路103号)

内 容 简 介

21世纪是海洋的时代。本书描写了一场以海洋资源争夺为背景的战争。战争的策划者为战胜对手不惜工本在深海营造了蓝色宫殿——战争的魔窟。

一对留学异国的青年男女，在归国途中遭到海底“海怪”的袭击，被劫持到海底魔窟，参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摧毁海底魔窟的斗争。

主持海底魔窟的神奇女郎拼命地掠夺人才，为了让科学家成为她掌中的工具费尽了心机，待明白了自己也不过是战争狂人的工具后，她和海底魔窟都成了战争狂人的殉葬品。

书中塑造了一些富有正义感的科学工作者，为了和平，为了保卫祖国，与战争狂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战胜了敌人，摧毁了海底魔窟，为公平合理地利用海洋资源铺平了道路。

本书语言生动、优美，结构丝丝入扣，起伏跌宕，知识蕴含量大，具有前瞻性，给读者以想像的广阔空间。

目

录

破碎的黑色梦幻.....	(1)
黛莎和“小不点儿”	(7)
海中怪兽的袭击	(12)
出虎穴又入龙潭	(16)
最初的打击从这里开始	(21)
神秘的封闭生物圈	(28)
可怕的章鱼潜水器	(32)
喧嚣的海底渔场	(36)
高度灵敏的预警装置	(42)
海底牧场遇学友	(48)
海上遭遇战	(54)
神奇的打捞部队	(61)
奇怪的匿名信	(67)
“CH 测谎仪” 的失灵	(73)

神秘的“小不点儿”来访	(83)
海底百果园	(89)
这里是海底粮仓	(97)
海洋生物发声器的再生.....	(104)
可怕的信任.....	(113)
黑暗中的相会.....	(120)
黛莎的光顾.....	(126)
经过改装的声控钥匙.....	(131)
魔窟“鬼”影.....	(139)
强行突袭 JM 库	(145)
血溅海石花.....	(150)
枪声从背后打来.....	(156)
逃出海底魔宫.....	(160)
肩负特殊使命的人.....	(166)
摧毁海底魔窟.....	(172)
真诚的缅怀.....	(175)

破碎的黑色梦幻

日月如梭，时间的年轮迅速运转到公元 3090 年。

陆地上的资源消耗殆尽，世界上的各个军事强国的领袖们的目光纷纷转向蓝色的大海。各国科技界掀起了一场蓝色革命。科学家们响亮地喊出了——

向大海要粮食！

向大海要能源！

向大海要人类需要的一切！

强国之间的海上争夺越演越烈，为了争夺海洋资源，A 国和 B 国之间终于爆发了争夺海洋资源的战争，史称“蓝色战争”。每每回忆我和我的亲人在那场战争的遭遇的时候，都不寒而栗。为了让人们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生活，我愿意将那段梦幻般的奇遇回忆出来写成文字，以飨读者，让人们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战前，我作为 B 国的子民留学于 A 国新州大学。我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醉心于求学，为了那顶黑色的博士帽，离乡背井在 A 国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在我攻读海洋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时候，A 国和 B 国的矛盾日趋尖锐，两国间浓重

的火药味并没有动摇我继续求学的意志。

我的指导老师贝尔德教授为了让我安心读书，整天把我关在实验室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与试管、烧杯、电脑打交道，连在州立大学自动化系攻读硕士的恋人珍妮来找我，都被拒之门外。

我和我的同窗学友们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

令人尊敬的贝尔德教授在我和同学们的眼里是个既古怪又可恨的家伙。

离开实验室后，大家又十分爱戴他，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简直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望而生畏。

终于，我通过了严格的博士生的考试和论文答辩，即将取得博士资格。

我内心充满了喜悦是不言而喻的，我期待着获得令人心醉的博士帽的那一天，就像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王储盼着登基加冕一样。

啊，到底盼来了这一天，在学校庄严的大会堂里，由知名教授组成的博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授权贝尔德教授把博士荣誉证书颁发给我。

我发现，贝尔德教授哭了，我也哭成了泪人儿。教授兴奋的眼泪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不仅仅是一个治学态度严谨的教授，他是一个人，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

突然，会议大厅的门被撞开了，一个穿白色衣裙的女子冲了进来。

与会者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破坏会场秩序的女子。

啊——那不是我的恋人珍妮吗？她为什么这样无礼地冲进会场呢？与平时温文尔雅的她判若两人！

由于愤怒，珍妮嘴角的那颗美人痣颤动着。有人戏称：那是只有王妃才配生的美人痣。由于命中注定，珍妮将要成为我的妻子，珍妮却从来没有梦想过要当王妃。不管怎么说，那颗美人痣生得的确漂亮，她使珍妮更加妩媚。

与会者愤怒的目光都直视着珍妮。她的出现显然破坏了会场庄严肃穆的气氛，她的出现也使我感到尴尬与难堪。

我嗔怪地质问珍妮：“这是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的大会，你为什么要来这儿呢？”“哼！你还在这儿做博士梦呢！A国和B国之间发生了空前惨烈的战争！”珍妮极力压着自己胸中的怒火，但是，我听得出来，语言中不乏对我的不满，“B国的联合舰队被来自大洋下面的A国核潜艇部队摧毁了！亏你还是个B国人呢！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

“这……难道是真的？”我的脑袋一下子炸了似的。珍妮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粉碎了我所憧憬的黑色梦幻。我直视着贝尔德教授，“教授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对时局的变化一点都不知道？”

“是这样的……孩子……”一向风度翩翩的贝尔德教授变得十分窘迫，这是因为，没有一位学生敢于用这种口气对他讲话，“因为，你是我指导的学生，我要对你的学业负责，在你将要攀上事业巅峰的时候，为了摘取今天这颗对手的明珠，我有权力不让你知道时局的发展！”

“可是，教授先生，我首先是一个B国的公民，我要对我的祖国负责！您没有权力扼杀我对自己祖国的这种感

情!”由于激动，我的声音有些颤抖，“B国的国土冒着硝烟，我们的人民在流血，在死亡线上挣扎，您不该对我隐瞒事实真相!”

这时，A国政府派驻新州大学的学监站起来，打断我的话：“柯宁先生，我很欣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我善意地提醒你，在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不要在这里发表损害A国利益的言论!因为你是站在鄙国的土地上，我奉劝你，留在A国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这里一样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谢谢!”我转向学监，“入学的时候，在入学志愿书上我曾明确表示过，学成以后，我要回B国服务!”

“时过境迁，现在A国和B国关系恶化，随着时局的变化，个人志愿也是可以改变的嘛!更何况，你在我们的大學里学的海洋生物学。基因工程学回到B国能够用得上吗?嗯?”学监的嗓门越来越高，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下去!

“先生，回国后，我可以着手建立我们自己的海洋生物学，也可以营造我们的基因工程学的大厦!不是吗?”我的嗓门也越来越高，仿佛我面对的不是一位大学的学监，而是一位论战的论敌，“请您记住，我不仅仅是一位学子，而且是一位爱国者，这是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的!”

大厅里的空气几乎凝滞了。

学监的脸色气得铁青。

贝尔德教授怕事态弄大，给我带来麻烦，连推带搡地把我推出会议厅，他边走边回头对学监说：“先生，时局的变化对柯宁来说太突然了，我会慢慢说服他留下来的

……”

走出会议大厅，凉爽的风撩拨着我的额发，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仿佛一下子可以尽吐胸中的郁闷之气。

珍妮从后面追上来，惴惴不安地说：“对不起，真想不到事情会搞成这样……也许，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告诉你。”

“不，亲爱的，你做得对！”我紧握着珍妮的手，“你应该告诉我，而且，应该更早一点告诉我！”

“我是想让你取得了学位再告诉你。”

“和祖国比起来，学位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我拉着她的一双纤细的手说，“我们必须准备一下，随时准备回国。当然，这种选择对你来说是痛苦的。你不得不中止自己所学的专业，你不后悔吗？”

“至死不悔，你不是说，和祖国比起来，学位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吗？”珍妮对我像宣誓似地说，我望着她那充满稚气、美丽的面庞。她勉强笑了笑，笑容扯动了那颗美人痣。我知道，中止自己所喜爱的专业的学习，对于任何一位学子来说，都是痛苦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比我们预想得糟糕得多。A 国联邦情报局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那帮先生们不仅仅对我，连对珍妮都开始盯梢了。

由于我拒绝留下来为 A 国服务，所以，取得了博士学位，走出了新州大学的校门，就加入了失业大军的洪流。仅仅依靠贝尔德教授和一批在 A 国学术界的朋友们救济打发日子，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贫困和饥饿这两个恶魔时时向我和珍妮袭来。

一天，珍妮来到我的肮脏、破旧的寓所里，偎在我的身旁，问我：“怎么办？”

“以前，我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白痴。看来，我们只能等待时机……”我俯在珍妮的耳边，讲了我的主意……

珍妮的眼睛里闪烁着充满希冀的光辉。

从此，我经常以一个酗酒者、无赖青年的身份出现在街头、赌场。珍妮也很少光顾我的宅第，她也混迹于菜市场、旧货摊，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她和我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关系了。

这一招儿果然奏效，不仅仅 A 国的赌徒、酒鬼们谁也不知道我是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异国侨民，就连 A 国情报局的那些心怀叵测的先生们也从我的门前绝迹了。也许，他们认为我对祖国和前途失去了信心，成了一位无所事事的颓废青年。

机会终于来了！

我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偕同珍妮逃出 A 国……

黛莎和“小不点儿”

一天，我在街头遇见了珍妮。她见周围没有人，悄悄地告诉我，她在旧货市场结识了一位叫黛莎的姑娘和她的弟弟“小不点儿”。黛莎和“小不点儿”也是B国侨民，这姐弟俩和千千万万流落异乡的热血青年一样，都归心似箭，要奔赴国难。

令我振奋的是，这个叫黛莎的女子和一批国际走私者有来往，这些走私者最近专做帮助人偷渡国境的“生意”，他们自称有能力使急于返回故国的B国侨民逃离A国。

听了这个消息，我兴奋地对珍妮说：“看来，我们能不能回国，赌注只能押在黛莎身上了！你能不能让黛莎到我这里来，我想见到她，了解一下她的背景。”

“借助这些走私者逃离A国，那要很多钱的！我们从哪里搞到钱？”珍妮为难地告诉我，“我们很难弄清黛莎的身世，这姐弟俩对谁都怀有戒心，她们怕引起A国警方的注意，招惹麻烦。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第三天，珍妮特意来告诉我：“黛莎不肯贸然到你这里来，在归国之前，她不愿意冒任何风险！”

“这么说，这仅有的希望破灭了？”我失望地打断珍妮

的话。

“不！她同意在暹罗公园同你见面。”珍妮说。

“好吧！”为了抓住这个仅有的机遇，我决定涉险同神秘的黛莎和她的弟弟“小不点儿”在暹罗公园见面。

在暹罗公园里，绿篱的长椅旁，我和黛莎见了面。她身穿着黑色的衣裙，应该说，她是一位艳丽而又楚楚动人的姑娘。是长年混迹于下等人中间的缘故吧？她的一张美丽的脸显得十分冷峻，冷得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珍妮和黛莎的弟弟“小不点儿”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放哨。看上去，“小不点儿”是一个英俊可爱的小男孩儿。我没有同“小不点儿”讲任何话。

我和黛莎之间单刀直入的谈判开始了。

“您和您的朋友可以帮助我和珍妮离开A国吗？”我问道。

“本来，不该管你们的闲事，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和我的朋友们管一次闲事！”黛莎专注地望着我，她的目光像两把利刃，直穿我的心，看得我直发毛，她是那么漂亮的年轻女子，用这种执著的目光望任何一位男子，也会让人脸热心跳的。她停顿片刻，接着说，“这个年月，谁都自身难保，更何况，你和我并不相识！”

“我？很简单，一个无力谋生的B国侨民！”见黛莎脸上现出不信任的神情，我连忙补充说，“还有一点，对您来说也不算秘密，我还是珍妮的未婚夫！”

“哼！算了，您对我心存戒心！不是吗？你本来可以不弄到今天这样穷困潦倒！你需要我的帮助，却又不肯向我

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黛莎恼怒地站起来，“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再谈的必要了，伟大的海洋生物学博士、杰出的基因工程专家！您的照片上过报，对我保密是徒劳的！”

“这……”黛莎的话使我十分尴尬，“那只是我的过去，我不过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现在我不过是个失业者……请讲吧，你那些海上的朋友要多少钱？”为了不使黛莎不愉快，我没有对她的那些朋友使用“走私者”的称谓。

“哼！你以为这是做生意吗？我那些朋友都是具有侠肝义胆的汉子。再说，真跟你要钱，你付得起吗？我的那些朋友干的事可是拼着性命干的营生啊！”

看来，黛莎对我的窘迫处境是一清二楚的，她动情地说，“我是仰慕先生的人品、才学才肯帮你的忙的！请你们准备一下，本周六晚上10点30分，你和珍妮去新州废弃的旧码头，那里停泊着一艘叫作切斯特猫号的破轮船。就这样，再见！”

真没有想到，事情竟是这样的简单。我仿佛是一个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索，对于这个犹如上天赐予的良机，既然抓住了，哪肯松手啊！

当即，我决定和珍妮一起搭乘黛莎的那帮走私者朋友的破船逃离A国这座牢笼。

周末的晚上，我和珍妮在逼遒公园里见了面，我们身上仅带着随身的物品，我的海洋生物学书籍和基因工程学资料全部丢在我的寓所里了，好在，我的脑子足以记住几年来在A国的全部研究成果。我们俩匆匆来到了废弃的新州码头上，码头边停泊着一艘幽灵似的破轮船，它就是切

斯特猫号。

我们和黛莎、“小不点儿”接上了头，彼此心照不宣，双方谁都没有说话。黛莎和“小不点儿”领着我们向着那艘破船走去。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恐惧，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珍妮抓着我的一只手，她的手冰凉，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天气寒冷，她那只纤手在发抖。

“哼！光我们自己还不够冒险吗？姐姐，干吗还要带上这一对累赘？”这抱怨竟然是出自“小不点儿”的嘴。这样老于世故的话不该从这个孩子嘴里讲出来。

累赘？笑话！这是说我和珍妮吗？不知为什么，“小不点儿”的话给我的印象很不好，第一次见面时那个可爱男孩儿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荡然无存。我不知道他讲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总觉得，“小不点儿”没有姐姐黛莎那样可爱、纯朴。是生活磨炼得他成了这个样子呢？还是受什么力量的驱使使他讲出这番话的呢？

没有谁回答“小不点儿”的话，他的话也根本不需要回答。在这样一场重大行动里，一个孩子的抱怨在大人们的心中根本不占什么位置。

我们随着黛莎上了切斯特猫号破旧轮船。没有人检票，也没有人查询。破船上一点灯火也没有。我和珍妮糊里糊涂地跟着黛莎和“小不点儿”摸进了船的底舱。

迎面，几只蓝幽幽的亮点在晃动。

黛莎小声说：“来了，开船吧！”

天哪！那萤光似的亮点竟然是人的眼睛。这些人大概

就是黛莎的那帮朋友吧！

这些家伙似乎并不关心我和珍妮的出现。一个为首的人操作着手机，他低声向驾驶舱发布命令：“开船！”

真奇怪，难道这艘破船没有其他的乘客吗？似乎切斯特猫号专门为了接我们才停在这里的。这个念头在脑际一闪就消失了。我轻轻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至此，总算没遇上什么麻烦！舱底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我知道，切斯特猫号已经启动，那声音是被船底流水摩擦发出的响声。所有运送偷渡者的船都是不鸣汽笛的，我和珍妮必须尽快习惯这种幽灵似的出逃旅行生活。

“啊——终于闯过了这一关！”我对珍妮说，也是安慰自己。

“不许说话！”舱的另一头发出一个男人凶狠的声音，“随时可能同 A 国的巡逻艇遭遇！”

我只好默不作声了。我们乘坐着切斯特猫号，踏上了充满凶险的归国旅途……